

枕书浅卧待春来

■徐玉成

时至深冬，日渐冰寒，冷风凛冽，穿窗入室，整个房间陷入冰窖，即使打开空调，依然冷得手脚发麻，鼻涕直流，手拿书本如握雪霜。加之家居高楼，更觉高处不胜寒，夜晚格外地漫长，只得紧裹棉被，倦身于床，斜卧南窗下，静心而读，以诗文驱寒，以黄灯暖身。冰寒之下，所有思维都已冬眠，那些若显若隐的人间烟火早已被风吹走，唯有美妙的文字，轻轻地安抚着我的失眠。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枕书斜卧床静读之劣习。

于是，公务之余，周末或假期，不喜外出，也不去逛街；多半孤守书房，收拾书刊报，整理诗文，读书看报，偶尔兴起提笔练字，甚至啥也不做，就呆坐书房，便觉心神安定。更多时候是将想读之书，多半哲史搭配，诗文对半，严肃与活泼，深奥与浅显，高雅与通俗，皆相生相伴，厚厚地搁于衣柜，列于窗台，塞入枕下，厚薄不一，横竖不论，

新旧不分，皆为好读之书。于是乎，卧室随处可见书籍，只要伸手便可拿来，只要翻开便可阅读，只要阅读便可见春色，正如明人于谦所说：“书卷多有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每至深夜，洗漱完毕，便拥被斜靠床上，伸手抽一本书，静心阅读诗文，翻检老旧时光，熬夜时而有之，却终不悔，可谓“我见诗书多妩媚，料诗书见我应如是。”夜色渐深，神情疲倦，睡意顿起，便双眼微闭，斜卧入梦，新声响起，宛若惊雷响彻云霄，惊涛拍岸，多半惊醒妻子。每每此时，妻子起身，从我手中取下书籍，盖好被子，关上房灯，才放心睡去。而我早已魂归天籁，梦游庄周，沉入海底，隐入群山，不见踪影。一如宋朝苏轼《孔毅甫以诗劝戒饮酒问》诗中所写：“枕书熟睡呼不起，好学怜君工杂拟。”整个房间重又没入黑夜，唯有鼾声一阵接着一阵，撞击着无边无际的黑暗，呼唤着黎明的苏醒。

更多时候，我并非深夜不醒，而是斜卧床上读书有些疲倦了，便合上书籍，微闭双眼，静心而思，正可谓“阖卷深思怜烛短，枕书浅卧待花明”。其意为合上书本，仔细体会书中之乐趣，可怜蜡烛已快燃尽，枕着书本浅浅卧床入睡，等待着清晨鲜花绽放美丽和芬芳。

枕书卧读，古而有之。旧时有一种特殊的枕头，样式简单，一截圆木，缀上小铃。头枕其上，颇不舒服，只能半睡半醒，意在小憩，以免沉睡，后来被世人称之为醒枕。北宋司马光“以圆木为警枕，小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他设计了圆木枕头，人在睡觉时，只要一翻身就会醒来，便起来继续读书，意在励志，读书事大，不可深睡，不可辜负时光。我并非效仿古人的，焚香掌灯，月下浅吟，夜深勤读；而是人摊在被窝里，书枕头下，便是自己所喜爱之书，即将读之书；而对于那此难解其中味，看不懂，却又舍不得、放不下，

便枕书而眠，以求梦解。智者曰：“善读可医愚”。我生性迟钝，读书颇杂，不为学问，不为名利，与世无争，只求内心安宁，只求在黄灯之下，读一二卷诗书，物我两忘，煮字为药，枕书而眠，此生便足矣。

未阳历来有民俗，刚出生的婴儿，一般用书枕着头睡觉，为的是睡出一个好头型，寓意是睡出一个平坦而充满书香的人生来。去年我喜得小女，妻子也用棉巾包裹着诗集放在小女头下，希望小女能够枕出一个诗意的人生。我很想制止妻子的做法，但我害怕妻子揭我的伤疤，因为我至今依然保持着枕书卧读的劣习，因为我也期盼小女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就任其而为。

人生在世，难免无奈，能够在忙碌之余、纷扰之外、伏案苦耕之后，唯有阅读，方能摒弃喧嚣与杂念，蓄养静气，修身悟道。久而久之，枕书卧读，便成催眠曲，非书不读而不能入睡。

春之歌(组诗)

■水哥

桃花是我的酒杯

桃花是我的酒杯
盎然春意从我的酒杯溢出
溢成溪水
溢成江河
溢成波涛汹涌的蓝色海洋
溢成明媚的春光

我举起桃花做的酒杯
敬天敬地敬神祇
敬崇山峻岭敬千丘万壑
敬飞禽走兽敬野生动物
敬那山那狗那人
敬农家小院
敬篱笆墙的影子

桃花是我的酒杯
我举起桃花做的酒杯
敬蝴蝶敬蜜蜂敬多情的黄鹂
敬梨花敬李花也敬路边的野花
我一举杯
大地便姹紫嫣红

桃花是我的酒杯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醉人的春光里
全世界盛开的花朵
都是我的红颜知己

如果也有落英
那是我的红颜知己喝醉了
醉倒在春天的根部

打开春天

打开书本
读到精美的文字
打开衣裳
读到精美的身体

打开身体
读到精美的灵魂
打开灵魂
读到精美的思想

打开天空
读到精美的太阳
打开夜空
读到精美的月亮

打开春天
读到精美的花朵
打开花朵
读到精美的果实
打开果实
读到精美的种子
打开种子
读到精美的春天

春天绕了一个圈
重新回到我们身边
还是那么亲切
还是那么新鲜

云是天空的上衣

如果云是天空的上衣
雨便是天空的裤腿

春天的天空
很时尚

大地是季节的T台
三月是春风得意的模特

太阳为春天注册商标
春天行銷千家万户

春雨

雨最会寻找春天的入口
春天的门一打开
天空便坐满了雨

坐在叶上 坐在花上
叶与花是很舒适的座位
年前便已预订了

雨坐在花叶上
像观众坐在剧院里
看农夫犁田
看少女打伞

我也得做点什么
让春雨瞧瞧
我要把目光当柳条
插在对面的半山腰



编者按:2018年11月,“回雁”副刊编辑的自媒体、朗读公众号“我一个人读诗”策划的“诗人荐诗”栏目同步登陆《回雁》副刊互推,引起湖南省诗歌学会重视。2019年2月,衡阳日报社官方新媒体——“掌上衡阳”客户端又一次开始了纸媒与新媒体联动的创新,进行深加工报纸内容的尝试,开办“悦读”栏目并登陆衡阳日报“回雁”副刊推介。本周,新媒体与纸媒联动内容为徐枝扬的散文《新新年》,欢迎读者扫二维码、感受有声文学。

新新年

■徐枝扬

里的老人经过多半会询问：你这手里按来按去的是什么玩意？得到解释后，老人也似懂非懂，抒发几句对当下科技发达的感叹，就不再多问了。大人们在另一桌打扑克牌、搓麻将，基本上小孩与大人各玩各的，互不交集——除了抢红包和新福，祈福活动的最后几天，常有焦急的婶婶举着手机冲着小孩堆里询问谁有多余的福卡。玩闹到濒临半夜，放烟花和更加绚烂的礼炮，放辞旧迎新的炮仗，守岁的概念不太重要了，有时等不到那么晚，困倦的小孩支撑不住，仰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睡着了，大人也不管，围着煤炉继续打牌，偶尔瞄几眼电视里的春晚小品。

到大年初二，开始有组织的拜年活动，村里多的是未出五服的亲戚，往上溯几代，都攀得上几分关系。老一辈的人领头，带着浩大的青壮年后生们登门拜年，顺沿着几条不那么宽阔的泥路，从村东走到村西。

年轻后生进屋不像过去，见人纳头便拜，只需跟着长辈后头，有样学样，拱拱手，高声几句“新年好，诸事顺利”之类的吉利话。在这一天，不管过去一年有多少愁苦的事情，见面的人总是要笑脸相迎的，即便是陌生面孔，人们也会互道恭喜，若是以往的旧时，就更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有些乡亲常年生活在外，已经不太往来，趁着过年拉到屋子里烤烤火，讲讲家常话；饭桌上有开牛皮公司的客人喝得红光满面，高谈阔论自己做到多少个全国第一，某某某你们知道吧，我和他谈笑风生。旁人便满脸讶异地附和，没有质疑和点破，一派祥和的气氛。

拜年一直持续到初五初六，人们带着礼品，驱车前往稍远的还有来往的亲戚家拜访一趟，如果关系亲近，就留住几日小酌几口。离开时，主人家会塞给客人未成年的小孩红包，这样一整套礼数下来才算周全。小孩一方的长辈通常会推搡，做出奋力拒之以外的姿态，讲一通不能收的理由，直讲得耳红脖子粗，而主人自然也有一套非送不可的说法。

拉拉扯扯从屋内僵持到屋外，小孩的兜包被翻进翻出，如提线木偶一般夹在中间，在冬日的冷风里摇曳。

直到主人展现出更坚决的态度，角力才分出胜负。客人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收下，讪讪然地说，这多不好意思，下次可不能这样了，然后快速清醒还处在呆滞中的小孩：你可真不懂事，还不快说谢谢人家？

走完一圈亲戚后，年也就基本过完了。

将军山

■李世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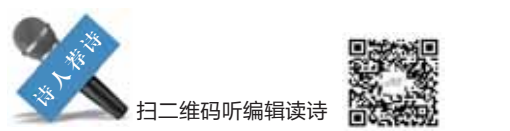
不管身在什么地方，老家的将军山常在梦里萦绕。

将军山海拔虽只有360米，但传说有仙家在山上修道，因而闻名。在老家，外地人问路，问哪村哪庄在哪，很多人会答不上来，但问将军山在哪，就是五、六岁的小孩都知道。

将军山之名，缘于其形状。从对面的岩鹰岭看去，将军山似一位威武雄壮的将军，左手执剑，右手挥弓。关于将军山的传说很多，虽然版本不一，但每一种传说都是一个神奇的故事。

也许是将军山沾了仙气的缘故，因而山上的植被得到很好的保护。即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荒造田运动中，也没有谁敢去将军山挥舞铁锄翻土整地。当时，我满爷爷任村支书，他带领全村人在将军山上栽了许多松树、樟树、杉树和枫树。不出几年，将军山上满目青翠，一片绿色海洋。

将军山上生长着许多药材，当地人称将军山为“中药库”。附近村民平常患伤寒、感冒、腹泻等疾病，一般是自己到山上采药，吃上几副中药，病也就好了。记得我堂哥正生那年夏天被毒蛇咬伤了脚趾，连忙喊人去将军山采半边莲、金钱草、白叶藤。半边莲、金钱草倒是好采，但白叶藤稀少，一般难觅，好在有人在将军山上做了记号，也就采来不费什么功夫。药采来后，洗净捣碎，敷在伤口上，用布条扎好。反复几次，竟然痊愈。不过现在除了一些老年人上山采药，年轻人基本上不上山采药了。如遇到家里人生病了，要么买点西药吃，要么去镇上医院看病。



牛奶与蜜蜂

■鲁比·考尔

他问
于你而言
为何轻易就能
与人为善

我正要开口
牛奶与蜜蜂
从唇角滴落

我答
那是因为
我从未被谁
温柔以待

（山鲁米儿译）

聂泓荐诗：

前年夏天读过这本诗集。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觉得身体里的水分和燥热瞬间尽失；觉得痛，又无法让痛迅速聚集。好像有一把刀，在一下又一下割着这个世界最柔软、最疼痛的部分。总觉得在这本诗集里，有一个人，带着无助的表情在等，在反复地问：谁能给我温柔以待？等到2018年冬天再次打开，雪白的纸就像苍白的积雪，而那些诗句还在，像一行行干枯的眼泪……

这首诗以简洁、直观的风格，素描的手法展示了“他”与诗人所在的位置。以对话的形式呈现了这个世界丑陋、丑恶、残忍、残缺的一面，并提出强烈的申诉和质问。这首诗很短，全诗只有46个字，用词自然、朴素，结构精致、巧妙，意象生动、贴切：“我正要开口/牛奶与蜜蜂/从唇角滴落”，简洁的三句让“善之所以为善”有了具体的形象。诗中的一问一答也安排得极其巧妙。“我答/那是因为/我从未被谁/温柔以待”，诗中那个隐身的提问者，也许是出于对诗人，对善的关切，也许是看不下去了，出于一种好意的提醒。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回答简直是太绝妙了！正是这样的一问一答，使整首诗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疑问。像雪地上，兔的丝毛，鹿的蹄印……

鲁比·考尔，印度后裔，加拿大作家、诗人、艺术家。我不知道她有怎样的苦难的童年，困顿的青春，艰辛的经历，也不知道她吃过多少苦，有过多少痛，受过多少伤害。但我读过她的诗《牛奶与蜜蜂》，薄薄的一本诗集，朴素的言词承载着生活里说不尽的苦难。然而，她的诗写得如此简洁，如此的好，让人爱不释手。我真的无法说出我对这本诗的喜爱与沉重，就用一位年轻女孩的留言来说吧：“泪水不停地眼里打转，却无法阻挡我一直将它读完。”而生活却要我：忍住！